

一部中国南部乡村小史诗
中国最后的乡绅与流氓无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兴亡史

仙兜堂

孙向学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仙兜堂

孙向学 著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儿堂 / 孙向学著. 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104 - 1525 - 8

I. ①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4411 号

仙儿堂

作 者: 孙向学

责任编辑: 王 莹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360 千字 印张: 14.5

版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1525 - 8

定价: 28.80 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特别注释

金兰契

俗名夸相知，又名金兰会或识朋友。南方汉族妇女婚俗和组织。少女两人或多人结为异性姐妹，称之为结“金兰契”。“兰友”情同夫妇，同吃同住，誓不嫁人，即便嫁人，亦久居娘家，被迫暂住夫家者，严密设防，不与丈夫同寝。金兰契成于明末，流行于广州、顺德、南海、番禺等地，繁盛于自梳女时代。

自梳女

旧时指女性把头发像已婚妇一样自行盘起，终生不嫁，独身终老。自梳女产生于清朝后期，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独有的女性群体。这里蚕丝业发达，许多经济独立的女工，见一些姐妹出嫁后，在婆家受气，甘愿终身不嫁，造姑婆屋群居。自梳女出嫁有特定的“梳髻”仪式。仪式当日，也要公开宴请亲戚朋友。女人一旦自梳，不得反悔，如有不轨，装猪笼投河溺死，自梳姐妹草席包裹埋葬，父母不得收尸葬殓；若村中无自梳女，便抛河而去。自梳女自立社会，可出外耕作、经商或打工，但不得死在娘家或亲戚家里，只能死在村外（姑婆屋都建在村外），死后只有自梳姐妹吊祭扫墓。辛亥革命后，丝业崩溃，自梳女式微。至今广东顺德冰玉堂仍住有自梳女。

1

四姐终于停止了喊叫。她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一动不动，死了一般。文家大院一下子死一般寂静。

四姐生孩子难产，一开始撕心裂肺，哭声震天，从早上到中午，再到下午，折腾了多半天，四姐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和体力，还是没有生出来。

四姐开始拼命哭喊时，文家大院的鸟儿顷刻间全吓飞了，吓得后院的鸡不是归窝，就是飞到院外。即使大太太的猫，也被吓得不知去向。四姐难产消息传来，文老爷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等，上上下下，更是急得团团转。特别是三太太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不安，哭哭啼啼，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四姐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，脑子开始慢慢转动。她觉得她离自己很遥远，她很想抓住自己，一次又一次，费了好大的劲才抓住自己。抓住自己后，她又疑惑：自己怎么还活着，自己不是死了吗？

在四姐床前，接生婆王婆走来走去，急切地等待文家的最后决定。王婆已多次告诉文家，四姐难产，大人孩子只能保一个。文家陷入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艰难选择之中。王婆当接生婆几十年，接生孩子无数，经验丰富，技术纯熟，方圆几十里，家喻户晓。几十年来，这一带各家各户的孩子，几乎都是经过她的双手来到这个世界。现在，王婆没有办法，等于谁也没有办法。

保大人，还是保孩子，文家迟迟下不了决心。文家大院陷入前

所未有的恐慌和不安之中。无论文庆福，还是大太太，完全没有了主意。文庆福希望大太太拿主意，大太太希望文庆福做决定。文家希望大人和孩子都好，希望四姐有奇迹发生。大家知道，这样干着急不是办法。四姐不能再等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大人孩子都很危险。

在王婆的一再催促下，文老爷与大太太再次商议后，终于痛苦地做出决定：实在不能两全其美，就保大人。

王婆接令，马上全力以赴救大人。她知道，孩子是没救了，就是保大人似乎也有些晚了。她只能铤而走险，最后一搏了。王婆把十指关节摁得咔咔乱响，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高高绾起袖子，把手伸进四姐子宫里。她要把赖在里面的孩子拉扯出来。这一招伤天害理，不死孩子就死娘。

在这个时候，谁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听任王婆这样干了。

王婆吩咐两个帮手，一人掐抱一条四姐的脚踝，大力掰开，血水咕咕往外冒，孩子的一条小腿伸出来，不停地踢蹬，拉不能拉，只能推进去！王婆想推进去，孩子小腿就是不听王婆指挥，来来回回，形状悲惨，王婆自己都禁不住酸水都要喷出来。

四姐躺在湿漉漉的被褥枕套上，似乎只有出气，没有吸气。她无力哭，也无力叫，已经像死人一样没有任何感觉了。她渴望着阎罗王早早把她招去，免得这样生不如死。

“观音娘娘哩，您说怎么办？要了娘没娃儿，要了娃儿没了娘。我王婆头一遭碰到哩。”王婆捉住孩子湿滑的小腿，拉直了，怎么都塞不回去。王婆看着四姐无奈地说：“我的姑奶奶哩，你莫怪王婆哩，你家老爷说了，要保你的命！这娃儿，唉唉，唉唉唉，怕是没得救了！娃儿啊，你莫怪王婆手狠，你还不该遭人间罪，回去罢，回去是天堂！四姐，我的活祖宗啊，说一句话嘛，莫吓了王婆哟。”

王婆额头呼呼冒汗，擦去一层，密匝匝马上冒出一层。四姐的血水仍咕咕地往外冒。王婆惶恐万分。这娃儿保不住，娘恐怕也保

不住了！

屋外天气晴朗，蔚蓝如洗，几朵蚕丝般的白云，在天空悠闲地浮动。

哑巴哥扔下鞭子，顾不得牛儿吃了禾苗他要挨板子的惩罚，爬到桑树上，帮仙儿摘桑叶，很快就摘满了一竹篮桑叶。哑巴哥跳下桑树，指指西沉的太阳“哦哦哦哦”了几声。哑巴哥知道仙儿喜欢看落日。他在提醒仙儿，今天忘了看落日，要后悔呢。

仙儿站在一道小的缓坡上，东张西望。一望无垠的田野，被桑树染成了墨绿色。狭长的水道伸向远方，河涌纵横交错，片片水塘散布于田野之中，与远处烟波浩淼的珠江口海面连成一片。落日浮在海面上，大海如抹了一层粉，艳哩，美哩。突然，仙儿的心咚咚直跳，堵得发慌。她觉得落日里走来一个人，莫不是四姐生了？

四姐是文家的童养媳，六岁到文家，年龄在几兄妹中排行第四，家里便叫她四姐。她丈夫文嘉仕是仙儿的二哥。十六岁的四姐，早就挺起了大肚子。早上，仙儿到镇里上学，在院里碰到散步的四姐，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四姐，我这个姑姑何时才能当？”

“快了，快了。”四姐满脸的骄傲和幸福，“王婆昨天来看过了，说就在这几天哩。”

仙儿想，心里堵得慌，莫非是四姐生得不顺溜？去年，六爷家的三媳妇就生得不顺溜。一天一夜，血水流了几盆，最后母子都死了。惨呢！仙儿想到这里，慌得想小解，举手冲哑巴哥“呜呜”两声，拍拍腰带，伸出小手指，哑巴哥咧嘴一笑，转过脸去。

仙儿刚蹲下，村头就传来了王老妈子焦虑的呼喊：“仙儿哩——快回家。你二嫂生不出来，你娘叫你快回家哩——”

落日没去了最后一弧红，地心似乎咚咚敲了几声。仙儿望着鳞波荡漾的海面上往来穿梭的船只出神。她一转脸，发现落日里的那个人影，正在向她走来。

仙儿惊慌失措，抖了抖屁股，赶紧站起来，一边系腰带，一边

伸直了脖子应：“仙儿这就回去哩——”

仙儿提起竹篮，急忙往村子里跑去。她跑着跑着，碰到了落日里走出来的那个人影。仙儿认出是李道士，停下脚步，还没有等她叫“李爷爷”，李道士先发话了：“是仙儿姑娘吧？长这么高了，还记得李爷爷么？”

仙儿说：“记得，记得。前年你来我们家做客，还是我给您上的茶呢。”

“好记性。”李道士稍一停顿，又说，“看你急急忙忙的样子，家里有事？”

仙儿说：“我二嫂生不顺溜，王妈叫我快回去。”

李道士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你就快回去罢。”

仙儿刚从李道士面前跑过去，就停下来，回头对李道士说：“李爷爷，天这么晚了，到我们家住一晚，明早再走吧。”

李道士呵呵一笑，说：“云游的道士喜欢走夜路哩。谢谢仙儿姑娘了。”

看着仙儿跑去的背影，又看了看不远处的文家大宅，李道士发现一团诡谲的阴霾笼罩在文家大院上空，他蹙眉沉吟了一会儿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转身赶他的路了。

仙儿奔进大门，竹篮一丢，一头扑进产房，来到四姐床前，焦急地喊道：“二嫂，二嫂，我是仙儿！仙儿回来了！”四姐听到仙儿的喊声，一下子睁开了双眼，伸手捉住仙儿的手臂。

文家大院又响起四姐震天动地的哭叫声。随着哭叫，四姐的肚子一起一伏，收收缩缩之间，那条耷拉的小腿，在王婆的协助下，滋溜一下给送了回去。王婆窃喜，她紧接着把骨瘦如柴青筋暴跳的手伸进四姐子宫，把娃儿的头摆正，引导着带了出来。

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传来，响彻大院，文家上下一片欢腾。

“带把的，带把的！”人们奔走相告，“哎呀呀，文家添男丁了，添男丁了！”

四姐捉着仙儿的手一松，软绵绵地滑落到被褥上。

仙儿撩起衣袖一看，吸了口凉气。她的手臂上整整齐齐排着十道指甲痕，一丝丝的血正在慢慢渗出。仙儿这时才感觉到火辣辣的疼。她龇牙咧嘴指指手臂，又挥挥拳头，笑着嗔怪道：“疼死我了！”

四姐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嘴角浮出一丝笑容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等你生孩子，给你掐回来。”

仙儿一怔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看你痛得死去活来，谁还敢生？”

三太太见四姐生了儿子，激动的热泪盈眶，手舞足蹈地对仙儿说：“仙儿，是你的呼喊声，把走在黄泉路上的四姐拉了回来。”

四姐生下孩子后，王婆给娃儿擦洗身体，突然发现婴儿的小鸡鸡下面还有个阴户！妈哩，阴阳人！王婆帮手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丢下孩子，惊叫着跑出门。王婆顿时脊梁发麻。她接生几十年，这是头一遭！王婆没有慌张，在文家大院更不应该惊慌。王婆不动声色，把逃到了门外的两个帮手喝住，对她们说：“文老爷德高望重，此等造孽之事，如何降临文家？邪了！邪归邪，此事只能报告文家，到了外面谁也不许说。听明白没有？”

两个帮手点头应诺。王婆迈出四姐屋门，迈着莲花步，故作从容地来到大太太房间，告诉大太太四姐孩子怪异之事。大太太听后如五雷轰顶。她努力镇定了一下自己，没表情地说了句“知道了”。王婆一看这种情势，赏钱也不领，就带着两个帮手，趁着夜深人静，偷偷溜出了文家大院。

王婆她们刚走，大太太急忙放下手中的佛珠，走出自己屋门，钻进文老爷的书房，报告这惊人之事。文庆福在三儿子文嘉田变得又聋又哑后，吃斋念佛好几年，想不到头一个孙子竟然是个阴阳人。这太恐怖了。这是哪个老祖宗造孽，让他文庆福来替罪！文庆福惶惶地盯着大太太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大太太姓陈，是文庆福香港的远房表姐。表姐当年颇有沉鱼落

雁之姿，文庆福一见倾心，拜倒在表姐的石榴裙下，一次又一次登门求爱。在陈表姐成了文太太后，刁蛮霸道的本性日渐显露出来。文家大小事务，她都要插一杠子，搞得文家鸡犬不宁。她嫁到文家三年，肚子也没大起来。两口子到香港教会医院检查，查出大太太输卵管过窄，难以排卵，怀孕困难。文庆福以为她总该有所收敛。不料，她生拉硬拽，将自己的表妹嫁给文庆福当了二太太。二太太生崽了得，一口气生了嘉武、嘉仕、嘉田三个儿子。二太太美中不足的是没生女孩。大太太摸准了文庆福思女心切，就自己做主，招来了闭月羞花的仙儿娘当三太太。三太太一炮中矢，头一胎就是个女孩。陈表姐在文家的地就更加稳固，任谁都无法撼动。家中出了这等怪事，六神无主的文庆福自然要等大太太拿主意了。

文庆福和大太太躲在深房里嘀咕了半天。最后，文庆福出来，叫来两个贴心仆人，差一个连夜进城，请有神算子之称的李道士来府第明察，看看风水到底是在哪里出了纰漏。他特别交代：“家中之事，切不可有丁点儿泄露。”请李道士的家仆出门后，文庆福拿来一百块大洋，交到另一家仆手上，说：“你到我家十载有五，今年二十七八岁了吧？你拿上这一百块大洋到广州或者香港成家立业去吧。”家仆叫袁二，对文老爷忠心耿耿，他早就将自己当成了文老爷的一条看家狗。袁二见文老爷给钱，不知就里，吓得扑通跪下，紧张地说：“当年我乞讨上门，老爷收留我，已经恩重如山。今日若老爷解雇我，当自行离去，如何敢收百元之巨？这岂不无功受禄？”文庆福扶起袁二，长叹一口气说：“就当你有功受禄吧。”他附到袁二耳边，如此一说，袁二连连点头，不觉毛骨悚然，额头立马冒出了一层虚汗。

袁二抱着四姐阴阳娃出门时，被文庆福叫住。文庆福心情沉重地嘱咐袁二说：“办完事，你就远走高飞，永远也不要回河东村了。”

从县城到河东村，来回五十里路。文庆福镶着玻璃窗的豪华马

车载着李道士返回时，晨雾散尽。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儿。

李道士年过古稀，鹤发童颜，银白的山羊胡子瀑布般泻至胸前。李道士下车后，捋着山羊胡子，一摇一晃走进了文家大院。他伫立在大院里，眉骨紧锁，沉吟半天不说话，一旁陪同的文庆福紧张万分，几乎要跪下叫李道士“活祖宗”了。

“你那聋哑儿子该娶亲了。”李道士一甩手，折叠扇呼地收拢，在手心上拍拍后，再一甩手，扇子又呼地开了。李道士扇了扇风，说，“昨日傍晚，我远远看过你的大宅，不妨以喜冲灾，以善抵恶。”李道士说罢，不顾文庆福“哎哎”急呼，不坐车，不收钱，两脚生风，径直走出文家大院。

文庆福望着给李道士备下的一桌菜肴，半天不语。以喜冲灾，能想明白，不就家中生灾，让他给三儿子娶媳妇冲冲么？以善抵恶，何意？文庆福百思不得其解。

文庆福正想着李道士的话。突然，大院里像捅了马蜂窝一般乱轰轰闹起来。

“儿呀——我的儿呀！”四姐大哭大喊，撕心裂肺。

四姐得知儿子被野狗吃了后，几乎要疯了。

一个家仆神色慌张地跑进来，说：“老爷，不得了了，二少爷的儿子被野狗掏心肝了！”

文庆福端着茶壶的手一抖，茶壶掉到地上，炸成一地碎片。

昨晚半夜，哑巴哥起来小解，忽然看到一个人怀揣一个包袱，鬼鬼祟祟地从后门出去，顿生疑窦，莫不是有了家贼？哑巴哥轻手轻脚跟了出去。出门不久，家贼竟点起火把，真是贼胆包天。火把一亮，哑巴哥差点笑出了声。这不是家仆袁二么？哑巴哥认出包袱是襁褓，里面裹着他刚出生的侄儿！袁二举着火把，急匆匆出了村口，向村西乱坟岗奔去。哑巴哥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活生生的一个娃儿，竟然要丢了！妈哩，天理不容哩！哑巴哥又聋又哑，眼睛却是夜猫眼。他疾步如飞，绕道先于袁二到了乱坟岗，躲在一个坟茔

后。袁二举着火把渐渐靠近，在离哑巴哥十来米的地方停下。袁二放下襁褓，拿着铲子挖了起来。哑巴哥悄悄靠近襁褓，终于看清他九死一生来到这个世上才几个时辰的小侄儿，嘴里堵着毛巾，小脸憋得发紫。他想，侄儿不被活埋，憋都要憋死呢！哑巴哥顾不了许多，把黑衣服盖到头顶，双手撑住衣袖筒，猛地跳将起来，秃鹰般踩到坟茔上，一边使劲地磨牙，一边举着半截衣袖筒，秃鹰展翅，上下晃得呼呼起风。

深更半夜到乱坟岗，袁二双腿打抖，头皮发麻，心悬在喉咙口。他听到声响，猛地抬头，看到黑黢黢的“鬼”盘在坟茔上，向他发出怪异的咯咯咔咔声，一泡尿顿时飘到了大腿上。袁二“妈呀”一声，丢下铲子，跌跌撞撞，一连几个跟头，跑了出去。哑巴哥抱着肚子，心里哈哈大笑。哑巴哥见袁二逃远了，停住笑，跳下坟茔，疾步奔向侄儿。

哑巴哥扯下堵在侄儿嘴里的毛巾，可怜的侄儿早就断了气。侄儿匆匆来到人世间，转了一圈，遭了一通罪，又匆匆回他的天堂去了。小侄儿死没死，哑巴哥搞不清楚。他想的是丢了孩子的四姐该多么着急？说不定又哇哇哭了。四姐和二哥没有圆房时，和妹妹仙儿一样，是他的跟屁虫。他放牛，她们从镇上放学回来采桑叶，他就早早准备好野刺梨，或者烤斑鸠。运气好的话，还有他偷来的荔枝。他拿这些东西款待这两个叽叽喳喳的妹妹，看她们吃得香甜，就开心无比。

哑巴哥抱着侄儿，兴冲冲赶到家门口，正要拍门，一想不对，把手放下。他想，袁二敢活埋小侄儿么？幕后肯定有黑手！黑手是谁？想来想去，哑巴哥想到了父亲文庆福！妈呀，对了哩，除了父亲，谁敢出这挨刀砍遭雷劈的坏主意？在肯定了幕后黑手后，哑巴哥就不敢拍门了。他想，把小侄儿带回去，惹火了父亲，连他都敢活埋了呢。哑巴哥左思右想，找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
鸡叫三遍了。东方的天际发白了，刚才的满天繁星，只剩下了

启明星。哑巴哥知道，天上只剩下这颗星，就是天快要亮了。

哑巴哥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，打了七八个哈欠后，挺不住了。他摸摸小侄儿，全身冰凉，赶紧脱下衣服，裹住小侄儿的襁褓，转到后门，放到了一簇芭蕉根茺间。临走时，哑巴哥拍拍小侄儿，在心里说：“好好睡，天亮了，叫你娘来，抱你走。”

2

一条饥饿的流浪狗走过来，摇摇晃晃，有气无力，四条腿像踩在棉花团上。它走过文家大院后门时，一下停住，鼻头翕动了几下后，猛地扑向芭蕉根茺处的包裹，牙齿爪子并用，三两下就解开了襁褓，从芭蕉茺里扯出四姐儿子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咬了下去……

早上，文家家仆出后门倒马桶，看见流浪狗正在吃小孩，大惊失色，卸下担子，抽出扁担凌空劈下，打在狗腰上。流浪狗饕餮死婴，未想到棍棒从天而降，痛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，惨叫着逃走。

听到家仆的惊呼，文家上下二十几号人拥出后门，只见一地心肺肝肠，血血水水，惨不忍睹。几个丫鬟女佣当场呕吐。

大太太捻着佛珠赶来。她不屑地说：“不就一个死婴么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去去去，都回去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大太太把两个家仆留下，让他们回去拿一床薄花褥，将死婴裹了。家仆拿来花褥子，把死婴包裹好后，大太太对他俩说：“拿到乱坟岗埋了。”一个家仆觉得这样做不妥，大着胆子对大太太说：“大太太，给娃娃一口薄棺材吧。”大太太闭目喝道：“大胆，叫你埋了就埋了！”

仙儿搀扶着四姐踉踉跄跄赶到时，家仆提着锄头夹着襁褓已经走远，她们只看见了他们远去的背影。

“儿呀，我的儿呀！”

四姐呼天抢地，大声哭喊，惊得廊檐下的几只雀儿“啁啾”一

声，远远飞去。一只抖着翅膀打转的雄鸡，哄得大院里漂亮的芦花鸡婆匍匐到了地上，它还没踩上去，听见四姐的哭喊，一阵“咯咯咯”惊叫，蹿到墙旮旯不见了。匍匐在地的母鸡，急忙站起来，很快跑得没了踪影。

四姐的阴阳娃被野狗吃，文庆福大受惊吓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事情会弄到这般糟糕透顶的地步。不过，他很快冷静下来。他叫家仆快速将破碎了的茶壶扫去。当四姐一路号啕到这儿，一头跪下时，他已高高坐在正堂的太师椅上，手捧新茶壶，翘着手指，抿着壶嘴饮茶。他见四姐呼天抢地地进来，呷了一口茶，说：“什么事，一大早哭天抢地的？”

“爹，您给我做主呀。什么人竟敢将您的孙子拿去喂狗了！呜——呜呜——”

“什么人如此大胆？”文庆福一拍八仙桌站起来，厉声地说，“昨晚是谁守更？叫他快来过堂！”

大太太一行人早就跟着四姐进了正堂，见老爷问话，大太太上前一步答道：“查过了，昨晚是袁二守的更。”

“传袁二！”文庆福说完，又稳稳当当坐回太师椅。阴阳娃是灾星，不能留在文家大宅是大太太的主意。当然，要了这娃儿的小命，她不敢说。娃儿不能留在家里，何偿不是要了他的小命呢？眼下，他知道袁二远走高飞，把罪责推到袁二身上，可谓一箭双雕。不过，文庆福很纳闷，昨晚不是吩咐袁二将阴阳娃埋到乱坟岗么？为何一大早出现在了自家后门外？按袁二对主人的忠诚，他断不敢将四姐孩子丢在后门，自己怀揣百元大洋，一走了之。

文庆福正在纳闷，哑巴哥像一头钻山豹，蹿上八级台阶，一头撞进大堂，指手画脚，呜呜哇哇，激动地把昨晚看见的事情比划给在场的人。他一急，比画就不得要领。在场的，除了仙儿，谁也不知道哑巴哥到底说了什么。

仙儿看着哑巴哥，全身的血在一点点地冷却，直到四肢冰凉。

不可能！袁二如同家中一员，但家仆的地位没变。他怎么敢把二哥的儿子拿去活埋？阴阳怎么啦？按书上所说，不过是畸形的一种，是完全能治好的！何况二哥在省城读书，见多识广，为何不等他回来，商议一下如何给孩子治疗，就要了他的命呢？他可是九死一生来到世上的！想到这里，仙儿又热血沸腾起来，把一条条血管挤得要爆裂，眼里要喷出烈火。

仙儿悲愤难忍，对着文庆福就咆哮起来：“爹，你……你……你，为什么要……要……”

文庆福坐在太师椅里纹丝不动，一点不理仙儿的茬儿。他慢条斯理地对大家说：“仙儿今年多大了？十四了吧。十四岁的年纪，懂什么？把小姐扶回房，静躺一会儿。”

有个丫鬟马上过来，想把仙儿扶走，被仙儿一把推开。仙儿冲到文庆福面前，嘴唇哆嗦，一字一句：“为、什、么？！”

“放肆！”大太太看着低眉顺眼的三太太说，“看你生的女儿，怎么敢这样对老爷说话？还不快把她带走！”

“我不走！”仙儿咆哮着，母亲伸过来的手，被她一手打开。

文庆福仍是纹丝不动。他面带愠色，把目光转向了哑巴哥：“嘉田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大家都听不明白，你再说一说如何？”

大太太一边阴鸷地盯着哑巴哥，一边打手势，把老爷的意思再说了一遍。这时，哑巴哥不像钻山豹了。他成了可怜虫，哭丧着脸，又是摆手，又是跺脚。

大太太说：“嘉田说了，他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刚才是瞎说。”

“你撒谎！”四姐跳起来，一把抓住哑巴哥的手臂，急切地说，“哑巴哥，你告诉我，我儿子是被谁拿去喂狗的？”

“二太太，你的儿媳妇怎么也像一个泼妇？”大太太扫了一眼仙儿说，“二媳妇刚生产，就这样疯跑，不怕落下毛病？快带回去，坐足了月子再出门。”

四姐的背影不见了。仙儿又来了劲，今天不弄点名堂出来，她

肚子里的气如何消得了？

“大妈，你刚才说二嫂也像个泼妇，那么真正的泼妇是谁？”仙儿一步站到了大太太跟前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向了大太太的鼻尖。

“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！”文庆福禁不住大笑起来，手指仙儿说，“我的心肝宝贝仙儿哩。你看看，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泼妇，谁还是泼妇？”

文庆福妻妾三个，生了四个孩子，最小的，就是眼前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——仙儿。四个孩子，文庆福对仙儿最疼爱，恨不得天天把她当夜明珠含在嘴里。

“她才是泼妇！”仙儿得寸进尺，手指头差点就戳到了大太太的鼻尖上。

大太太被仙儿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退了几步，才稳住脚跟。在文家，她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一贯飞扬跋扈，如何受得了这等窝囊气？肚子里的火顿时一串又一串往外蹿。文庆福看到大太太要发作，赶紧出来灭火。他笑着对仙儿说：“仙儿，大妈可没说你是泼妇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大家都点头了嘛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大家都散了吧。”

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又如何？大太太想，这小妖精还在老爷之上呢。这样想了，大太太便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准备回屋。不过，她还是忍不住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读书真没用。”

一个活鲜鲜的生命被拿去活埋，最终喂了野狗，天理难容！仙儿一肚子的怒火还没有发泄呢！这个主意，不论是父亲出的，还是大太太出的，大太太是凶手之一确定无疑。仙儿拿父亲没办法，对付大妈绰绰有余。大太太“读书真没用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仙儿堵了回去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。”大太太明了这小妖精今天是得理不饶人。不管怎么说，阴阳人是孽种也罢，灾星也罢，要了他的命，终究太过分。大太太心虚，无心恋战，准备离开。她知道，恋战的结果就是